



木偶 惠欣(99级油画学生) 油画



美丽的问题 朱海(99级油画学生) 油画

## 生命的异化

◎朱海(学生)

公元2001年的某一天下午，在重庆的某一个地方，人物不详（除了我）。

在无奈与无聊的消费与享乐之后，无力的我躺在床上，身体的重心飘浮不定，感觉自己仿佛要与空气融为一体，像无数的尘埃一样随风散去。

突然，我觉得我的身体下陷，我离我心爱的天花板愈来愈远，我不想离开，但又不得不离开，我无助地合上了双眼，我的身体仿佛正在发生着融合，蜕变——

我的耳边狂风掠过，身体开始僵硬、麻木，我再也不愿闭上双眼，因为发自内心的害怕。

我努力地睁开双眼，却发现世界一片模糊。

原因是——我的眼镜——不见了！

但更恐怖的事情立马发生！

我发现我的身体被“赤裸裸”地立在大街上，准确地说，我的身体各部位、器官已经面目全非，整个身体成为了一根肉柱，我既不能看到自己的头在何处，也看不到自己的脚伸向何方，我已经被“剥”去了皮，显出表皮下最真实的一面，也许是罪孽太深，内心的忏悔此时已来得太晚，欲哭却无泪，想动却无力，真是很想有人陪在我身边，安抚我脆弱的心，我的确很不想暴光于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人看到我表皮下那暗红的血色与令人作呕的黄色，更不愿被人看到自己无奈的样子。

人的自尊与虚荣，情欲与愿望在这一刻被击溃。

过往的行人却好奇地观赏着，带着怪僻的心灵与笑容，离我越来越近，神色各异，挤眉弄眼——我的呼吸也越来越急促——

“不要！！！！”

猛的一下坐起来，“呵”在梦离开我的时候，吓了我一身汗。

我站起来，看到的是窗外灯火黯淡的工地，听到的是客厅里飘来那恶俗的夜半歌声，还有楼下烧烤摊散发出的阵阵油烟。

这一切让我感到了平静与安稳。

我想立即离开这黑暗的卧室，我想去我的工作室，那里灯火通明。

打开门，我惊讶了！

我看到了自己刚才在梦境中的样子，还有那双眼睛，这是一幅绘画，很大很大的画。“这不是我的眼睛，不是她的，也不是他的。”“谁是谁

的？”我也记不清了。

这双眼睛，没有眼脸，它紧紧地盯着我，让我无处躲藏。但它的瞳孔放大，眼神已沉寂，细胞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停止运动，湿润透明的眼膜也很快地褪去光泽，留下那令人可怕的黑色，看来它已与上帝同在，而我还生活在人间，但是它仿佛又没有死心，它还不愿离去，它还想——我也不知道。

于是，我开始大胆猜想：也许它尘缘未了，也许家财——唉！总之，就是不愿离开。

可能这就是它又依附在了一个新的生命体上的原因吧。你看，这根“肉柱”仿佛是一个生命载体，感觉还在不断地蠕动，每一块脂肪好象都有无尽的力量想去改变这个世界，而每一根血脉就将这些“能量”有力地输送至这些眼球里，让它再次苏醒，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异形生命体。

它想跟你说些什么，和你对视，在精神领域里和你交往。

我开始不安起来，开始忏悔：名利场上的你争我夺，风月场上的男欢女爱，江湖中的刀光剑影——

头脑一片混乱不堪，这时，星哥哥对我说了句：“地球是很危险的，你还是回火星去吧！”

“那好吧，保重。”

于是我大踏步地走向前方，我做了一个很“酷”的动作，“唉。我也已经老了”，暮然回头向“后”看之时，却一脚迈进了深渊——原来，门外早已是汪洋一片。

醒来后，我想：人在艺术的幻想世界中常常由同情变成作品中的主人翁，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去经历生活，小孩变成了孙悟空，青年变成了林黛玉，于连，克利斯多夫——艺术作品中时空的旋转、变幻都扩大了自己对生活的参与，增强了对生活和潜能，情欲和愿望的实现，更加强了对人生当然感受和体验。

鲁道夫·阿海姆(Rudolf Anheim)在《艺术与知视觉》一书中指出，事物的运动或形体结构本身与人的心理——生理结构有某种同构对映效应，因此它们本身也就是表现。

我想：在中国当代艺术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之中，能够建构自己的一种逻辑与寄寓，也无不为一件有意义的事，跳出各种纷繁复杂，站在自己的根基之上，也许又会看到很多，很多——